



世界文學名著

海 姐

易卜生 著
孫 煦 譯

HEDDA GABLER

By
HENRIK IBSEN

Translated by
SUN HSU

世界文學名著

海

姐

海 姐

劇中人物

喬治·鄧斯曼(註)

(註)鄧斯曼的教名在原文是“Jörgen”，他被稱為“Stipendiat i Kulturhistorie”——意即文化史研究的獎學金之保持者。

海姐·鄧斯曼，其妻。

朱麗雅娜·鄧斯曼女士，其姑母。

葉維斯德夫人。

白蘭克推事。

倭勒特·羅博格。

碧泰，鄧宅女僕。

事情發生於克里西強尼亞西端鄧氏之別墅。

第一幕

（佈景：一間寬敞精美的待客室，用暗淡的顏色裝飾起來，陳設極為雅緻。在後面，有一廣闊的門通到一個較小的房間，其裝飾之形式與待客室相同，門上的簾帳是捲起的。前面房間的右牆有一雙扇門通外廳，左牆有一玻璃門，門上的簾帳也是捲起的。從玻璃上可以望見外面的走廊和秋日的樹葉。一個橢圓形的棹子擺在前面，棹上鋪着棹布，棹四圍擺着好幾張椅子。在右牆前面，有一個黑磁的大火爐，一個高背的安樂椅，一個腳墊和兩張凳子。後牆右角置有長椅一張，其前有一小圓棹。左牆前面，離牆幾步，置有一隻沙發，從玻璃門朝裏有一架鋼琴。在後牆正中門之左右，各置有一個架子，其上有各種磁器裝飾物。——裏面房間的後牆，擺着一隻沙發，其旁有一棹子和兩把椅子。沙發之上，掛着一個穿起將軍服裝的老人的像片。棹子之上掛着一隻燈，燈罩是乳白色的。——待客室中擺着許多花，有的插在花瓶中，有的放在玻璃杯中，也有擺在棹上的。兩個房間的地板都鋪着厚的毯子。——時

間是早晨。陽光從玻璃門上照進來。

朱麗雅娜·鄧斯曼女士從外廳走進來，她帶着帽子，拿着一把遮陽傘，碧泰跟在她後面，手裏拿着一束紙包着的花。鄧女士是一個齊整和悅大約有六十五歲的婦人。她穿着淡雅的灰色出客衣。碧泰是一個中年的婦人，面容平常，頗帶鄉下氣。）

鄧女士（在門口站住，作聽狀，溫柔地說）可不是，他們還沒有起來呀！

碧泰（也是溫柔地說）我不說的嗎？你曉得，昨天晚上輪船到的多晚。等到他們回到家裏，少奶奶又有那麼多的行李要先解開，然後纔能去睡覺。

鄧女士 好吧，好吧——讓他們痛快的睡一睡吧。不過他們起來時，要有些清晨的新鮮空氣呼吸纔好。（她走向玻璃門前，將門打開。）

碧（站在棹旁，不知將手中花束擺在何處是好。）一點放花的空地都沒有了。小姐，我想擺在這裏好吧。（她將花放在鋼琴上面。）

鄧女士 我親愛的碧泰，你現在要伏侍一個新奶奶了。同你分別，在我真是痛苦得很。

碧（幾乎要哭出來）小姐，你以為我會好過嗎？想起同你和梨娜小姐在一起過這麼多年，真是幸福。

鄧女士 碧泰，你還是好好的作事吧。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，喬治是不能離開你的，你知道，他是絕對離不開你的。自從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起，你就照應他慣了。

碧 唉，小姐，你說的不錯，不過我總禁不住要想起梨娜小姐，她真可憐，害了那樣的重病躺在牀上，現在又是一個新來的女孩子在照應她，我想那孩子一定不曉得怎樣照應病人的。

鄧女士 我要好好的教教她。不消說，大部份看護上的事情，我還是要自己去作的。親愛的碧泰，這一點你倒用不着憂心。

碧 是咯，小姐；但是有件事情我真害怕的很，怕自己不合少奶奶的意思。

鄧女士 哦不錯——在開頭，也許有一兩件事情——

碧 她看起來派頭大的很。

鄧女士 那是不足怪的。賈布勒將軍的千金小姐！你想想，當她父親在世時，她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，我們常常看見她同她父親一道騎着馬，在街上跑來跑去，穿着黑色的長獵裝，帽子上還插着烏毛——這些你都不記得嗎？

碧 是的，我還記得很清楚！不過在那時候，我作夢也沒有想到，她和喬治少爺會結合成夫妻的。

鄧女士 我也沒有想到。——可是，碧泰，我想起一件事了：以後你不能喊喬治少爺，你應該喊他鄧斯曼博士。

碧 是咯，昨天晚上少奶奶也這樣的告訴了我，他們剛到家時，她就對我說了。小姐，這事是真的嗎？

鄧女士 當然是真的。碧泰，你懂吧，當他在外國的時候，有個大學送了一個博士學位給他。這事我原也一點不曉得，直到昨天晚上在輪船碼頭上，他纔告訴我。

碧 真好，他隨便作什麼事情，都是聰明的很，但是我卻沒有想到他要給人家治病的。

鄧女士 不對，他並不是醫學博士。（鄭重點點頭。）我跟你說吧，不久我們就得用更堂皇的名字來稱呼他了。

碧 那是什麼一回事呢，小姐？

鄧女士 （微笑。）嗯，你不懂吧！（感動。）唉，唉，如果我那可憐的兄弟，現在能够從他的墳墓裏看見他的孩子長成這樣一個人物，那有多好呢！（四面張望。）噯，碧泰——你爲什麼把棹椅上的布罩都拿開了？

碧 少奶奶告訴我拿掉的。她說，她看不慣棹椅罩上什麼套子。

鄧女士 那末，他們要把這間房子，作他們日常的接客室了？

碧 是的，我聽見少奶奶是這樣說的。不過喬治少爺——啊，博士——他並沒有說什麼。

（喬治·鄧斯曼從右面走進裏面的房間，嘴裏哼着歌聲，提着一個空皮箱，他是一個中等身材年齡三十三歲而帶有青年氣概的人，非常健壯，面圓，常顯快樂，鬚髮作金黃色。他

戴着眼鏡，很隨便的穿着舒適的室內服裝。）

鄧女士 喬治，你早。

鄧斯曼（站在內外兩間房的門口。）啊，朱麗雅姑母！親愛的朱麗雅姑母！（走到她面前，熱烈地握着她的手。）這樣早你就來了嗎！

鄧女士 還早嗎，我自然要來看看你們是怎麼樣過的。

鄧 昨天晚上你一定沒有睡的安穩，你還這樣早來看我們？

鄧女士 哦，那不相干。

鄧 我想你從碼頭上平安的回到家裏，是嗎，姑母？

鄧女士 是的，平安的很，謝謝上帝。白蘭克推事好得很，他送我到家的。

鄧 昨晚我們心裏真是不安的很，馬車裏竟騰不出一點空位給你，海姐帶了那麼多的箱子。

鄧女士 是的，她帶的箱子的確不少。

好？

碧（向鄧斯曼）我可不可以進去，看看少奶奶要我作什麼事情？

鄧 不，碧泰——用不着。她說過，她若要什麼東西，她會按鈴喊你的。

碧（向右面走。）那很好。

鄧 你且慢走，碧泰，把這隻皮箱拿去。

碧（提箱子。）把牠擱在頂樓上吧。（她從通外廳的門口出去。）

鄧 姑母，你想想看——那個皮箱我曾經滿滿的裝過一箱文件。我考察過許多文物保存所，從那裏搜集了許多別人想都想不到的珍奇材料，這你也許會不相信。

鄧女士 我怎麼不相信，喬治，我看你在結婚旅行之中，也沒有浪費一點時間。

鄧 不錯，我沒有浪費時間。啊，姑母，請你脫下帽子吧，讓我來給你解帽帶子——好不

鄧女士（當他解帽帶子時。）好，好——這正像你還是同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一樣。

鄧（把帽子拿在手中，從各方面細細的觀看。）啊，姑母，你這頂帽子真漂亮！花的錢

不少吧？

鄧女士 我是爲着海姐縫買的。

鄧 爲着海姐？是嗎？

鄧女士 是的，我有了這頂帽子，若是和海姐走在一起，她就用不着爲我害羞了。

鄧（輕輕的拍拍她的頰）。朱麗雅姑母，你總是想的這麼週到。（把帽子放在棹旁的一個椅子上。）好吧，現在我們且舒舒服服的坐在沙發上，稍微談一談，等海姐來吧。（他們都坐下。她把她的遮陽傘放在沙發的角上。）

鄧女士（握住他的雙手，向他看着）。喬治，又看着你這樣活潑潑的在我眼前，你想我多麼快樂呢！我的喬治，我親愛的孩子！

鄧 姑母，再看見你，我也是快樂的很！你一個人既是我的父親，又是我的母親。

鄧女士 哦是的，我知道你是常常把你的兩個老姑母擺在心上的。

鄧 梨娜姑母現在怎麼樣了？沒有好些嗎？

鄧女士 唉沒有——可憐的很，我看她大概難得好了。她躺在那裏，一點希望也沒有，已經躺了這些年了。但願上天保佑，我此刻不要失掉她纔好！如果她死了，喬治，我真不知道怎樣過我的日子哩——特別是現在你又離開了我，再用不着我來照顧你了。

鄧（輕輕的拍拍她的背。）唉，可憐的姑母！

鄧女士（突然改變腔調。）喬治，想想看，你現在已經是個結了婚的人了！而你所得到的又是海姐·賈布勒——那美麗的海姐·賈布勒！你只要想想，過去有多少贊美她的人包圍着她啊！

鄧（微哼着歌聲，滿意地笑。）是的，我知道在本城裏，我就有好幾個好朋友曾經追求過她。

鄧女士 而且結婚以後，你們又有這樣長久的蜜月旅行！五個多月——差不多六個月——

鄧 不錯，不過蜜月旅行之對於我，同時也是一種考察的旅行。姑母，我在許多舊文件

之中，作過許多調查和搜集的工作，並且還得讀無數的參考的書籍。

鄧女士 哦，這是我相信的。（更加親密，並且稍微放低她的聲音。）但是，喬治，你沒有什麼——什麼特別的事情告訴我嗎？

鄧 關於我們旅行的事情？

鄧女士 是的。

鄧 那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，所有的事我都在信上告訴過你的。我得了博士學位——這我在昨天也已經告訴你了。

鄧女士 是的是的，你告訴過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說：你沒有什麼期望嗎？

鄧 期望？

鄧女士 喬治，你不可以告訴你的老姑母，教她開開心嗎？

鄧 自然，我有許多的期望。

鄧女士 哦！

鄧 我最期望的，就是不久要作大學教授了。

鄧女士 哦是的，大學教授——

鄧 真的，這我差不多可以說是拿得穩了。可是我親愛的姑母——這事你已經完全曉得了！

鄧女士（自己笑起來。）自然我是曉得的。你說的完全不錯。（改換題目。）但是我們剛纔說的是你們的旅行。喬治，你們一定花費了不少的錢吧？

鄧 不錯，不過我的旅行獎學金很够使了。

鄧女士 但是，我不明白那怎麼够兩個人的用呢？

鄧 你不明白，那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嗎？

鄧女士 特別是同女人在一道旅行——他們告訴我，這需要更多的費用。

鄧 一點不錯——那稍微要多花些錢。可是姑母，妳應該旅行一次纔行！她真需要旅行，這是省不掉的。

——
鄧女士 省不掉，我也覺得省不掉。現在新式的結婚，蜜月旅行自然是絕對少不了的。
不過告訴我，喬治，這座房子你通通都看到了嗎？

鄧 通通看過了。今天天一亮，我就起來了。

鄧女士 你覺得怎麼樣？

鄧 我很高興！十分的高興！只有在這個內客廳與海姐的寢室之間的兩間空房，我還不知怎樣處置纔好。

鄧女士（發笑。） 哦，我親愛的喬治，我敢說再過些時候，你就有法子使用牠們了。

鄧 姑母，你真說的不錯！你的意思是說，我將來要擴充圖書室的，是嗎？

鄧 是的，我的孩子。我所想到的正是你的圖書室。

鄧 我爲着海姐的原故特別歡喜。在我倆定婚以前，她不止一次的說過：別的什麼地方她都不願意，她只希望住在富爾克大臣的別墅裏。

鄧女士 也真是運氣巧，你們剛動身以後，這座房子的主人就宣佈出賣。

了。

品呢？

鄧 是的，姑母，我們真是幸運的很，你說不是嗎？

鄧女士 可是費用呢，我親愛的喬治，你曉得，這所房子是非常昂貴的。

鄧（看着她，略顯不快之色。） 是的，姑母，我想是的。

鄧女士 啊，簡直貴的可怕！

鄧 你想大概要多少錢呢？

鄧女士 我還不知道究竟要多少，要等一切帳單來了纔曉得。

鄧 幸而白蘭克推事爲我取得了最有利的條件——他是這樣寫信告訴海姐的。

鄧女士 不錯，我的孩子，你不要焦心。——再者，所有的家具和地毯，我都付過抵押品

鄧 抵押品？你付過抵押品了嗎？我親愛的朱麗雅姑母——你能够付什麼樣的抵押

鄧女士 我拿我們的年俸作了抵押品。